

# 鐵血健兒



行印店書方南海巨




# 鐵血健兒

淮東何一峯著


## 第二十五回

巨眼出青釵婦隨夫唱 寸心矢天日眼笑眉開

話說紅瑛聽完范杏生這一篇話。不由大吃一驚道。怎麼你這話就同我師傅親口說出來的一般。我本要助我師傅。幹這般大快人心的事。但我師傅因時機未熟。且因我老母在堂。勸我回家再住三年。自有人前來請你們出山做一番事業。好名留千古。我師傅那時有兩句話。第一句我已告訴你了。是勿遇姓范的休與論文。第二句我也說了吧。你可別要藐視我。是勿遇姓范的同志休與論婚。……當時我問師傅道。姓范的男子是多得很哩。畢竟是那一個姓范



的。我師傅又對我說。便是在可以同居你父親在一張桌上吃酒的那個范百朋的兒子范杏生。我師傅是個獨臂的老尼姑。那夜盜我去的尼姑。是我的師兄悟明。不是我師傅。……前日唐家人來說親。我不好意思把實情顯露出來。加之那唐文瑞是個麻木蟲。我就推說不願嫁他這般虛有其表的麻木人物。要請你給我解決一下。其實這件事。我早已有了解決。我師傅所囑咐的話。豈是誑語。和你解決就要與你當面論婚。後來我見到那一封情書。就轉想我師傅。怎麼令我結交你這外君子而內小人的人物。我如何不轉恨我師傅氣了個死。及至聽你分辯那情書中可疑的關節。我才懊悔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了。那丫頭本是我舅母送給我的。今天已隨我母親燒香去了。我看他同文瑞在眉目之間。有些兒靠不住。所以我這時又聯想那情書必是文瑞和小丫頭上下其手。送給我的。我不看在我母親的分上。就要將那東西一劍兩段。如果



他再用出什麼離間手的段。我是絕不肯隨便過去的。唉這也是我一時氣憤的言語。嗣後我借小丫頭口中去警告他。叫他死絕了這條心。諒他也不敢再輕視姓曹的姑娘。是胆小怕事的……你的孝服未滿。我這時可以和你結個朋友。婚姻的話。三年後再履行罷。不過我這顆心。是牢牢的放在你腔子裏了。你的意思怎樣……范杏生聽了。破涕笑道。我讀書十年。求不到一個知己。不意巨眼反出青釵。我將來便爲國而死。死有何恨。兩人又談論了一會。各自洒淚而別。當晚曹夫人同小丫頭燒香回來。紅瑛心想這件事不能再隱瞞母親的了。因把日間對杏生所談的話。也向曹夫人說了一遍。曹夫人道。什麼叫做劍功。你可做出一點來。使娘開開眼界。紅瑛看來看去。恰沒有一件可以試驗的東西。忽看見庭角間放著一個大石鼓。約有一尺多高。五尺圍圓。他登時便有了主意。向那小丫頭喝道。你是漂亮些。把文瑞寫信的事。逐節細說出來。



如果不肯吐出真情。那石鼓便是你現成的榜樣。紅瑛話才說完。曹夫人已見他口中吐出一道電光。像流星一般快。正觸在那石鼓上。祇聽得劃然一响。那石鼓已劈成了兩半邊。紅瑛收回劍光。喜得曹夫人把紅瑛摟在懷裏喚乖。乖。小丫頭臉上早變了顏色。向紅瑛磕頭道。姑娘是個天人。我敢瞞姑娘麼。那唐少爺因姑娘不準這頭親。唐太太叫我去勸勸他。他就贈送我一隻戒指。我是做奴婢的。怎敢違拗他。容容易被他玷了身體。他打聽姑娘。給姓范的看病。便寫了那封書。託我暗給這裏的太太。適逢唐太太已祭破我們的私情。將我送到這裏來。我因姑娘待我好。不忍把這信送到太太面前。使太太見了氣惱。但我不將這信拿出來。給唐少爺知道了。又要埋怨我。那麼我祇好將信送到姑娘面前。把這事敷衍過去。其實唐少爺聽這裏沒有發生那一件事。早已死了心。又想娶別個姑娘了。紅瑛聽完。便問曹夫人道。娘聽見的嗎。須不是做女





兒紅口白舌的冤賴文瑞。唐夫人這時也把個唐文瑞恨入骨髓。索性和范夫人說穿了。預備將來將紅瑛嫁給杏生。便請杏生不時到紅瑛這裏學習劍術。從此紅瑛以未婚妻的資格。教給杏生的劍術。杏生以未婚夫的資格。教給紅瑛的文學。駒光易逝。轉瞬間已過二年。杏生終喪以後。劍功已學有紅瑛的十分之五。在結婚前三日。逢呂四娘前來訊問。因談論些復仇的辦法。四娘在曹家住了二日去了。這天是天喜的良辰。一時曹范二家忙做喜事。杏生將新娘親迎進門。照例做了許多結婚的儀式。夫妻二人同入洞房。交杯酒落了盞。他們這一對銖血鴛鴦。便真個銷魂了。三朝以後。呂四娘又來將他們新夫歸介。紹介銖血黨中做事。他們在銖血黨裏簽了名字。仍舊回到曹家村來。準備在暗中援助。因他們各有老母。不忍長離膝下。每過數天。范杏生必偕紅瑛到北。京的地方。幹些暗殺的勾當。但因宮禁中戒備森嚴。不敢到雍和宮冒昧妄動。



這裏祁佩符等都忙着招集黨員。暗舉大事。大家分頭出發。有的扮做江湖上買藝的。有的扮做郎中醫生的。有的扮做乞丐的。有的扮做游方道士的。他們的行踪。沒有一定。裝束也沒有一定。却始終抱著這主義向前做去。毋如那時著名的英雄志士。大半都在醉生夢死之中。不知道什麼叫做國仇。什麼叫做國恥。就惹得銖血黨中的人物。東漂西蕩。僕僕風塵。而入黨的黨員。實屬寥寥無幾。反使他們在江湖上牛刀小試。幹了許多俠義的勾當。有時他們在中途碰面的時候。都是把劍看刀。暗暗地洒了許多的傷心眼淚。就中單說錢迺剛楊德武兩人。由銅山泣別以後。分道揚鑣。不圖却又在德州碰見了。他們都緣打聽得王大鵬。是德州有名的訟棍。因刀筆起家。該家財該到數十萬。王大鵬的妻子。原是他父親王麗陽的第三房妾。因和王大鵬發生了關係。王麗陽死了。王大鵬便實行和他父親的這個三姨太。作成了結髮的夫婦。生下一子在



政界裏也是個紅人。所以迺剛德武兩人。要剪去這一對禽獸。却有些畏懼。徐志驥的眼睛厲害。將來不便在德州行走。再則訪問徐志驥。也是一個富有血性的人物。很想拉他到銖血黨中做事。怕他不肯輕易拍合。却大明大白的到徐志驥家裏來。給徐志驥的母親拜壽。迺剛錫慶見徐志驥已心心相照了。連夜殺了王大鵬的夫婦。却沒有刼取分文半鈔。王家所告盜竊金珠的事。是借此嚇詐官府的。及至徐志驥失陷獄中。迺剛已打聽是石伯羣幹的那件把戲。然探石伯羣的天性純孝。就因這石伯羣在孝道上毫無虧損。若把石伯羣殺了。却叫他八十歲的老娘。如何生活。這豈是大英雄所能做出的事。迺剛錫慶見徐志驥已失陷牢獄中了。各拎著王麗陽夫婦的一顆人頭。在街市上行走。就這們毫不費力的吃官裏捉住。收禁在監。相機行事。把徐志驥從監牢翻劫出來。說明緣故。連夜令徐志驥殺了他妻子吳氏。不許殺石伯羣。後來又將徐





志驥的母親。劫出德州。介紹徐志驥入了鐵血黨。徐志驥便拜給楊德武爲師。青青於藍。徐志驥學劍五年。本領反在楊德武之上。便在都陽山麓之下。開了一所飯店。隱藏着自家的行徑。好在暗地裏給鐵血黨中做事。徐志驥因訪到新疆有一個姓錢的英雄。排行第四。是個江湖上的俠盜。黑夜不出來做案。尙在白日剽劫鑣銀。外人隨口替他起個諱號。喚做白日鼠錢四。錢四這個強盜。不拘誰家鑣行裏押解的鑣銀。一落到他眼角落裏。都有這本事把鑣銀劫下來。惟有天津岳家的鑣銀。齊四連眼皮瞧也不瞧。因爲岳廣義是個仁義過天的人。岳廣義死了。錢四如喪考妣般。痛哭了數日。這回徐志驥去訪問錢四。自然錢四看徐志驥是個漢子。很願同徐志驥做朋友。不過對於徐志驥談及請他入黨的事。錢四總回一句再說。徐志驥只不知是什麼緣故。問及錢四的徒弟。才知錢四因信仰岳廣義過深。曾到天津去看問岳繩武。想將岳繩武帶到



新疆做買賣。不料岳繩武已在一月前出門訪友去了。錢四撲了一個空。恨不  
在一月前到天津去。所以錢四對於入黨的意思並不十分拒絕。必俟岳繩武  
回來。將自己的買賣卸給了岳繩武。才到銖血黨裏幹事。岳繩武一天不回來。  
錢四便一天不肯入黨。徐志驥探問得錢四是這樣的意思。便在錢四面前扯  
了一個謊。說岳繩武已入黨了。祇因在黨裏練習劍功。分不開身子。來請四爺  
入黨。錢四不相信。錢四的徒弟想入黨的。就悄悄在徐志驥面前說道。如果岳  
爺不能前來。岳爺身邊有把緬刀。是岳爺在抓週的時期。我師傅送給他做禮  
物的。那刀柄上還嵌着岳繩武三個小字。徐爺若將岳爺的刀帶來。做個見證。  
我師傅就隨徐爺入黨了。徐志驥聽了。便辭了錢四。一路探問岳繩武的行踪。  
所至。在六合遇見了岳繩武。不便向前招呼。看岳繩武的刀。是放在箱子裏的。  
鑰匙在岳繩武的身邊。徐志驥却乘岳繩武閒步的時候。出其不意。在他腰間



劫去了那把鑰匙。及至岳廣義回至鳳儀旅館。徐志驥已盜了緬刀。轉到新疆去了。實則這件事。鳳儀旅館中人是明白的。大家生怕要說出事故來。總回一百個不知道。在徐志驥盜刀的時候。岳信因為身上有些困倦。伏在桌上打磕。眈及至驚醒過來。已見箱子上的鎖開了。恰好岳繩武走進房間。岳信便假託其詞的對岳繩武說了一會。却把岳繩武驚訝得什麼似的……徐志驥盜了緬刀。到新疆會見了錢四。竟將錢四誘到了福建。錢四的徒弟。有幾個也準備隨後入黨。錢四會見了祁佩符等男女英雄。雖然沒有碰到個岳廣義。停頓他入黨的時期。然也在鉄血黨中幫助他們一齊辦事。後來徐志驥在都陽山下。又遇見岳繩武。却不肯輕易露出自己的行徑。仍把他當做普通的酒囊飯桶一般看待。徐志驥那時臉上瘦得脫了一個形。却因他母親在一月前死了。哀痛過甚。身體上就吃了虧。却也絲毫不肯放棄他黨員的責任。功夫也不因身



體受仿。以致中道跌落。所以他到圓通古廟。先和迺剛德武等接洽一番。便把岳廣義誘入那地室裏面。白馬盟心。共力合作。仍將那把刀還給了岳廣義。向岳廣義說明當時盜刀的緣故。便將岳信留在飯店裏。令他管理店務。便和迺剛錫慶德武廣義三人到了莆田。大家相見之際。自然錢四岳廣義兩人。都毫無推諉的。在黨籍簽了名字。由祁佩符讀過黨章。講說國仇的痛史。錢四廣義都指天誓日。終身不渝。在慷慨流涕之餘。便忙着擺酒慶賀。岳廣義和衆英雄飲至半酣。偶談到岳武穆當年的英雄氣概。岳廣義便不由的眉開眼笑起來。但鉄血黨中的幹事人員。向來都是分力工作。不曾決定各黨員的耑職。並且首領沒有選定。將來工作前途。恐發生許多的障礙。當由薛飛熊在席間提議。先舉首領。挨次選擇辦事的耑員。衆英雄都極表同情。當日由祁佩符訂定正副首領各一名。其餘如暗殺員。偵探員。敢死員。繼死員。諜報員。宣傳員。招集員。



第二十五回 巨眼出青釵婦隨夫唱 寸心矢大日眼笑眉開

一一一


留守員。軍法員。軍需員。參謀員。文書員等。亦復按部就班。各有專職。衆英雄見了。又齊聲讚好。欲知後事。且閱下文。

## 第二十六回

德州城錢四賣拳 武曠山齊五得馬

話說楊德武等男女英雄。當推選祁佩符爲首領。佩符卽起席說道。我們在黨諸君。謬薦佩符爲首領。佩符不敢應命。一則佩符年髻精力衰頹。二則佩符智不若德武兄。勇不若飛熊兄。佩符雖不肯暴棄自謙。亦不肯尸居要任。我們義氣爲重。一衆黨員。各抱着復國救民的主義。向前做去。同生同死。那宗旨却一定不移。自是以後。我們銖血黨的主要責任。全權都交給德武兄。飛熊兄。分力辦理。當推德武兄爲首領。飛熊兄爲副首領。大家悉聽二兄的調度。有不從我的。我祁佩符先同他拚個你死我活……佩符說完這話。將面前一杯酒。喝個乾淨。一衆男女英雄。見佩符的神色之間。顯得十分嚴峻。大家都因佩符名高望重。才推他做個首領。但佩符的智謀。實不及楊德武。勇武。又不及薛飛熊。





于今見佩符熱心讓賢。大家都面面相覷。便隨著他的意思。也都一飲而盡。惟有德武飛熊二人。堅不肯飲。一會子二人方才起舉酒杯。起身說道。大人說那裏話來。兄弟都是有國難投。有身難保。承大人高誼。發起復國救民的主義。不把兄弟等推諸大門之外。就算大人厚待兄弟了。至於將一切事權。推歸兄弟等掌握。兄弟等甯死不能遵命……說至此。二人也把酒杯子的酒一飲而盡。佩符見他們十分堅拒。轉側着臉坐下。不答一言。席散以後。佩符回到寢室。和祁鐸商量。說我看德武飛熊二人。智勇十倍於我。有他們撐着鉄血黨的局面。將來的成績必有可觀。但我實在苦心讓他們一條賢路。都十分推拒。不答應我的話。你有甚法子。和我計劃計劃。祁鐸也想了一個法子。佩符覺得不甚妥當。後來還是佩符定了一個張本。父子便照這張本做去。再說德武飛熊兩人。那夜在一間密室裏對面談心。錫慶也侍立一邊。忽見祁鐸奔來。嚷道。二位



仁叔快來不好了。不好了……德武飛熊聽了。還道出了什麼亂子。只得如飛的隨著祁鐸向佩符寢室走來。但見佩符袒開胸膛。將一把鋒利無比的刀。擱入心口。有一寸多深。因為佩符運着氣功。不曾擱入心臟。其時寢室裏已擠滿一衆英雄。因祁鐸等跑得厲害。只不知出了什麼變故。故不約而同的。都到了佩符房中。看個明白。但聽祁鐸向德武飛熊哭道。二位仁叔聽者。日間我父親是苦心誠意。要求仁叔等担任我們黨中的全權職務。二位仁叔決定推讓。我父親却尋這一條死路。以讓賢能。萬望二位老叔大開惻隱之心。一定承認我父親的要求。萬一有一字含糊。我父親立刻收回氣功。死於非命。看二位仁叔還有甚推許。德武飛熊聽了。半晌不能回答。却見佩符怒目而視。將那刀又擱深半寸。嚇得衆英雄都提心吊胆。不敢前進。祁鐸便撲地跪在德武飛熊面前。說。二位老叔還推辭麼。怎忍心叫我父親死於非命。說畢。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德

武飛熊見此形狀。不由都向佩符拱一拱手。齊聲說道。大人快抽下刀來。一切我們都遵命了。祁鐸道。諸君都聽見的麼。大丈夫出言。諒不返悔。德武飛熊又齊聲道。我們若再返悔。就該天雷擊打。……佩符方才抽出那把刀。隨手擱在床柱子上。燭光下。越見那刀光閃閃灼灼。搖躍不定。佩符跳下床來。向德武飛熊大笑三聲。德武飛熊都流下淚來。向佩符說道。大人如此厚愛。兄弟們雖肝腦塗地。亦所不惜。……從此楊德武做了銖血黨的首領。薛飛熊便做了副首領。當派錢迺剛。楊錫慶為暗殺員。祁鐸岳廣義為偵探員。祁鐸的部屬李忠為諜報員。荀炳珠為宣傳員。錢四徐志驤為招集員。請祁佩符主張軍法。兼任軍需。所有文書一員。委祁鐸的授業先生雲漢三哲理。參謀員因認職無人。暫設位以待後進。留守由二首領相機肩任。敢死員。繼死員。俟軍隊組織後。再行支配。各該員固不能放棄職權。然在必要時。亦可越職行事。范杏生曹紅瑛因